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实践观点及其对青年的当代价值

单雨涵

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南京

收稿日期: 2026年7月14日; 录用日期: 2026年8月6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18日

摘要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演进历程中占据着标志性的历史地位, 而科学的实践观正是贯穿这一经典文本的核心线索。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通过扬弃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 确立了实践作为新唯物主义的出发点, 并由此引发了认识论、历史观和哲学功能的全面变革。这一实践观点深刻契合青年认知发展的客观规律、自我实现的核心需求及担当使命的时代要求。在当代, 实践观点有助于青年破解知行脱节的认知困境, 在对象化活动中确证自身本质力量, 进而涵养主体意识与批判性思维, 在扬弃中推动社会进步, 自觉肩负起时代责任。

关键词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实践观点, 青年成长, 当代价值

The Practical Viewpoint in *Theses on Feuerbach* and Its Contemporary Value for Youth

Yuhan Shan

School of Marxism, Nan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Nanjing Jiangsu

Received: July 14, 2026; accepted: August 6, 2026; published: August 18, 2026

Abstract

Theses on Feuerbach holds a landmark position in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 of Marxist philosophy, and the scientific conception of practice runs through this classic text as its core thread. In *Theses on Feuerbach*, Marx, by critically transcending both old materialism and idealism, established

practice as the point of departure for the new materialism, thereby initiating a comprehensive transformation in epistemology,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and the function of philosophy itself. This practical viewpoint profoundly corresponds to the objective laws of youth's cognitive development, the core needs of their self-realization, and the historical demands of undertaking their missions. In the contemporary era, the practical perspective helps young people break through the cognitive predicament of the disconnection between knowledge and action. Through objectified activities, they affirm their own essential powers, thereby cultivating their consciousness of subjectivity and critical thinking. In the process of sublation (overcoming while preserving), they propel social progress forward and consciously shoulder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times.

Keywords

Theses on Feuerbach, Practical Viewpoint, Youth Development, Contemporary Valu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1845 年春,被恩格斯誉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1]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问世。全文不过千余字,十一条纲领却句句精警,标志着马克思与旧哲学的根本决裂,也宣告着一种全新世界观的诞生。学界现有研究多聚焦于《提纲》实践观点的理论溯源及哲学史变革阐释,已基本厘清其实践范畴、真理标准、历史本质等基础理论框架,但既有研究多停留于理论思辨层面。基于此,本文立足唯物史观基本立场,以《提纲》实践观点的核心内涵为理论根基,聚焦当代青年认知迷茫与价值塑造的现实问题,挖掘经典理论的当代育人价值,凸显其现实针对性。《提纲》之所以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于它第一次将实践确立为哲学的核心范畴,并以此为基础重新规定了哲学的任务——不是解释世界,而是改变世界。这一转向不仅是哲学史上的革命,更是一种全新的看待人与世界关系的视角。对于当代青年而言,这一视角具有特殊的时代意义。在价值多元、信息爆炸、社会快速变迁的今天,青年一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也承受着深刻的困惑。《提纲》中的实践观点不仅是青年认知世界的思想武器,更是指引其在改造世界的行动中实现自我价值的方法论指南。

2.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实践观点的生成背景

“哲学家的思想并非悬浮于空中的海市蜃楼,而是他所处的时代环境影响的结果。”[2]《提纲》并非纯粹书斋中的思辨产物,而是马克思在特定历史境遇中对时代课题进行哲学回应的结晶。实践观点的提出,既是马克思对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社会深层矛盾的理论捕捉,也是其在清算旧哲学过程中实现的思想革命。马克思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形成了关于实践观更深层次的理解。

2.1. 时代现实:工业革命后的社会变革与现实矛盾

19 世纪中期,欧洲工业革命深入推进,资本主义生产力实现跨越式发展。“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并未带来社会的全面进步,资本家为了获得更高的剩余价值进一步加大对工人的压榨,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突出。他们不再满足于经济诉求,而是开始寻求自身的政治解放。但这一时期的工人运动由于没有经过长期的准备和组织,往往带有自发性和分散性的特征。工人们在经济斗争中

虽然展现出了惊人的团结与牺牲精神，却缺乏科学的理论武装和明确的革命纲领，难以形成持久而统一的政治行动。工人运动的失败深刻表明，单纯的经济反抗无法撼动资本主义制度的根基，工人阶级迫切需要一种能够揭示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指引解放道路的科学指南。因此，马克思提出以实践概念为核心的《提纲》[3]。

2.2. 理论批判：对唯心主义哲学与旧唯物主义的双重扬弃

《提纲》的理论贡献在于，它以实践为核心，对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哲学进行了双重扬弃，从而实现了一场哲学范式革命。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唯心主义辩证法大师，其多篇文章都谈到了“实践”[4]。他将主体的能动性、中介性与历史性注入哲学思考，将实践视为劳动的核心。然而，黑格尔的实践终究被囚禁在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之中。在他那里，人类实践都被归结为抽象普遍的“精神实践”，这就使他对实践作了纯粹理论性的解释[5]。唯心主义虽看到了人的能动作用，但其对能动作用的理解是被夸大的，脱离了现实的人的感性活动。

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坚持物质第一性的基本观点，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但其最大缺陷是直观性与抽象性，仅将客观世界视为被动的认知对象，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与感性实践活动。马克思也尖锐地指出其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人的感性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6]这意味着，费尔巴哈虽超越了机械唯物主义，确立了“感性的人”的地位，但他所理解的“人”仍是脱离社会历史关系的抽象自然人，“感性”也仅是静观的对象而非能动的活动，最终在社会历史领域仍陷入唯心主义。马克思精准捕捉到两种哲学流派的根本弊端，摒弃了旧唯物主义的直观被动性与唯心主义的抽象思辨性，吸收二者关于客观现实与主体能动的合理内核，将实践定义为现实的人的感性、能动、革命的改造活动，实现了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有机统一，最终形成了科学的实践观点。

3.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实践观点的核心内涵

马克思以实践为基石，终结了旧哲学的主客二元对立，实现了哲学史上的根本性变革。这一变革集中体现在以下四个递进维度：本体论上重立哲学的出发点，认识论上确立真理的检验标准，历史观上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最终在哲学功能上实现了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的伟大转向。

3.1. 本体论基石：实践作为新唯物主义的出发点

马克思在《提纲》中确立了实践在本体论层面的核心地位，实践的本质是人的感性的、对象性的活动，是人在一定社会关系中，有目的地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活动。人不是站在世界之外的静观者，而是身处世界之中、通过实践与世界发生联系的“剧中人”[7]。实践是主体客体化与客体主体化相统一的对象性活动。在实践过程中，人通过实践活动把自身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为客观对象之中，同时客体也以改变了的形态进入人的本质力量。由此，世界不再是与人无关的自在之物，而是内在于人的实践过程、向人生成的现实世界。以实践为出发点的唯物主义，既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的直观性与机械性，也避免了唯心主义的虚幻性与抽象性，真正实现了彻底的唯物主义。

马克思在实践本体论的基础上深刻阐发了人的本质问题，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8]这一论断彻底终结了费尔巴哈从孤立的、抽象的“类”出发来理解人的路径。人的本质并不内在于个体的生物性或精神性之中，而是由他所处的、并在实践中不断生产和再生产的社会关系所塑造和规定的。人通过实践活动不仅改造了外部自然与社会环境，同时也创造了自身、改变着自身，其本质是历史性的、具体性的，并在实践的展开过程中不断生成与丰富。实践，既是世界的本体，也是理解人自身的本体论基石。

3.2. 认识论革命：实践作为真理的检验标准

在《提纲》第二条中，马克思以极其凝练的语言宣告了一场深刻的认识论革命：“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8]旧唯物主义将真理理解为观念对外部对象的被动映照；唯心主义消解了物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将存在归结为自我意识的外化，并将真理看作是符合于人的主观意识的客观对象^[9]。马克思却尖锐地指出，离开实践去争论思维的真理性，就如同经院哲学般毫无意义。因为人的思维本身就是历史实践的产物，其客观性只能在实践中得到证明：当人们通过劳动改造自然、通过革命变革社会并取得预期效果时，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便不再是抽象的逻辑承诺，而是感性现实的确证。这一革命性见解意味着，真理不再被理解为静止的教条或永恒的范畴，而是动态的历史生成过程，每一时代的具体实践既检验着既有认识，又不断提出新的认识课题，从而推动真理在实践的历史展开中不断深化。认识的正确与否，最终只能诉诸于人民群众改造世界的集体实践，验证真理必须通过实践才能有效进行。与此后杜威的实用主义真理观相比，马克思的根本差异在于他认为实践首先是物质性的生产劳动，而非个体适应环境的工具性交互；实践检验的是思维是否客观地反映了并改造了世界，而非仅追求局部的有效性；更重要的是，马克思的真理观始终内嵌于社会历史的总过程中，保留了客观物质世界的独立性和历史辩证法，从而避免了实用主义滑向相对主义。

3.3. 历史观变革：实践作为社会生活的本质

马克思在《提纲》第八条中鲜明地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这一命题标志着历史观领域的根本性变革。在马克思之前，无论是唯心主义的历史哲学还是旧唯物主义的社会理论，都未能找到理解社会历史的真正基础。前者将历史归结为绝对精神或英雄意志的自我展开，后者则将人视为环境和教育的被动产物。马克思则以实践为总范畴，揭示出人类社会生成与发展的真正秘密：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等活动，而这一切物质生活资料的获取，本身就是人类以劳动实践改造自然的过程。不仅如此，整个社会关系——从家庭关系到阶级关系，从经济结构到政治上层建筑——都是在人们共同生产生活的实践活动中历史地形成并不断变化的。那些看似独立的宗教、道德、哲学观念，归根到底也不过是现实实践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同时，马克思指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人既是社会环境的产物，又是通过实践改变环境的创造者。旧唯物主义的“环境决定论”与唯心主义的“意识决定论”在此被同时扬弃，历史不再是被决定的过程，而是人通过自己的感性活动自我创造、自我解放的活的历史。相较于哈贝马斯的交往实践理论，马克思的社会实践理论展现出更为根本的历史解释力。哈贝马斯将交往行为理论引入现代哲学，以语言性的交往行为主体取代实践主体，将实践的核心从物质生产转向以语言沟通为核心的主体间交往实践，从而在理论架构上相对割裂了交往实践与物质生产之间的本源联系^[10]。而马克思始终坚持将物质生产实践视为整个社会生活的根基，交往实践、政治实践乃至精神生产活动，均是物质生产实践在特定社会关系中的衍生形态或中介环节，这一界定精准地厘清了社会历史发展的深层动力机制。

3.4. 哲学功能转向：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

马克思对社会生活实践本质的深刻把握，明确了全部哲学理论的最终归宿与目的在于实践。《提纲》的最后一条重新定义了哲学的社会功能：“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8]在马克思看来，以往的哲学无论怎样试图客观地描述世界，本质上都是一种旁观者的姿态。它们要么将现存秩序永恒化，要么构想出脱离实际的乌托邦，却从未追问哲学本身的社会历史条件及其在现实变革中应承担的角色。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则根本扭转了这一方向：哲学不再满足于提供关于世界的终极解释，而是必须转化为人民群众改造现实的物质力量。这种转变包含双重含义：其一，对现存世界的批判

不能停留于思想层面，而必须诉诸实践来消灭现存的不合理状况；其二，哲学自身的真理性和合法性，不再来自体系的自治或文本的权威，而来自它在改变世界过程中所发挥的实际效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将理论批判与实践内在地统一起来——理论的彻底性只有通过掌握群众、变成物质力量，才能真正实现对人类本质的占有。哲学由此不再是少数哲学家的私人事业，而是成为人类解放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最终目标是在实践中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4.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实践观点与青年成长的内在契合性

《提纲》中的实践观点与青年成长的内在逻辑具有深刻的结构性呼应。青年在认知发展、自我实现与时代担当等方面的成长需求可以在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中获得理论支撑与方法指引，二者之间的内在契合构成了实践观点走向青年教育的坚实基础。

4.1. 与青年认知成长的客观规律相契合

青年的认知成长并非一个封闭于课堂或书本的纯粹思辨过程，而是伴随着对现实世界的逐步参与和主动探索而不断深化的。马克思在《提纲》中揭示的认识论原理恰恰切中了青年认知发展的客观规律。青年时期正是一个人从被动接受现成知识转向主动建构自我认知体系的关键阶段，大量抽象的理论概念往往在书本中显得僵化而遥远，唯有当青年亲身投入到实验操作、社会调研、志愿服务等现实活动中，那些概念才被激活为鲜活的理解力。青年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也同步改造着自己的主观认知结构，每一次成功或失败的现实行动都在修正、充实其知识框架，这种认知与行动互动共进的辩证关系，正是马克思实践认识论在青年成长维度的生动体现。因此，尊重实践、投身实践，不仅是获取真知的途径，更是青年认知从肤浅走向成熟、从被动走向自主的内在逻辑要求。

4.2. 与青年自我发展的核心需求相契合

青年阶段是自我意识觉醒、人格独立形成的关键时期，其核心发展需求在于通过主动行动确证自我存在、实现自我价值。马克思的实践观点深刻揭示了“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为青年自我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南。青年在成长阶段渴望向世界证明“我是谁”“我能做什么”，而这种自我确证不可能在纯粹的内省或空想中完成，只能通过对外部世界的实际改造来获得现实反馈。马克思在17岁的高中毕业论文中即立志选择“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此后毕生投身于劳动群众的解放事业，正是通过社会实践将个人价值与人类福祉融为一体。从青年发展的现实来看，当代青年普遍面临内卷、社交焦虑等困境，其深层原因往往在于将自我发展窄化为个体竞争、将个人价值简化为外在指标，而忽略了人本质的社会性和实践性。马克思所揭示的实践哲学提供了根本性的纠偏方案，青年唯有将自我发展置于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在与他人共同劳动、协作创造的过程中，才能真切地看到自身本质力量的显现，回答“我是谁”这一终极追问。

4.3. 与青年担当使命的时代要求相契合

每一代青年都有其特定的历史境遇与时代责任，而马克思“改变世界”的哲学转向，为当代青年将个人成长融入民族复兴与人类进步事业提供了根本遵循。在《提纲》的语境中，实践不再仅仅是个体修身或谋生的工具，而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革命性力量，这意味着青年的自我实现决不能脱离改造现实世界的集体行动。当前，面对科技革命、生态危机、全球治理等复杂议题，青年所应承担的使命不再是简单地遵循既定规则或重复现成知识，而是要以问题为导向，将理论批判转化为解决实际难题的物质力量。对于青年而言，马克思所批判的“解释世界”的旧哲学态度可能意味着他们需要将批判的武器转化为武器的批判。同时，实践观点的历史性维度要求青年意识到改变世界是一个长期的、代际接力的历史

进程，每一代青年只能在自己所处的物质条件下创造历史。这种清醒的实践自觉，既赋予青年以改造现实的坚定信念，又防止其陷入不切实际的浪漫主义幻想，从而在脚踏实地的奋斗中真正担当起时代所托付的历史责任。

5.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实践观点对青年的当代价值

《提纲》中的实践观点不仅是哲学史上的重大突破，更为理解当代青年的成长困境与发展路径提供了深刻的理论视域。青年正处于自我塑造与世界变革的交汇点，其成长过程中面临的认知偏差、认同危机、价值迷茫与行动乏力等问题，均可在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光照下获得诊断与回应。实践观点所蕴含的多重理论向度对当代青年的成长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引导作用。

5.1. 确立实践标准，破解青年知行脱节的认知困境

在《提纲》这部仅有十一条论述的短文中，“实践”一词反复出现了十四次之多，深刻表明了实践范畴在马克思哲学体系中的核心地位。青年时期是价值观形成与知识积累的关键阶段，但在当今信息过载的时代，青年的知识获取渠道发生根本性变革。青年依托网络平台积累大量理论知识与碎片化观点，形成了认知储备充足但行动能力不足的现实特征。部分青年能够熟练掌握专业理论与价值规范，却难以将内在认知转化为外在行为，最终形成认知与行动相互割裂的现实困境。要破解这一困境，必须回到马克思实践哲学所提供的理论资源中来寻求答案。认知活动若始终停留在思维领域，仅在概念层面进行推演与演绎，便无法从根本上确证其自身的现实性与真理性。青年积累的各类理论知识，只有被投入改造世界的现实活动之中加以应用与检验，才能去伪存真。青年应主动将理论学习与社会实践、志愿服务、创新创业等活动相结合，在行动中检验和修正认知，让双脚站在大地上，让思想在实践中获得此岸性的力量。

5.2. 回归感性世界，引导青年在对象化活动中确证自我本质

当代青年成长于数字媒介主导的社会环境，日常生活长期局限于线上交往与沉浸式短视频体验等非感性场景。青年与真实的物质世界产生疏离，常常陷入一种深刻的自我认同危机，在抽象的观念、虚拟的网络身份与碎片化的信息流中迷失真实的自我，感到孤独、焦虑与虚无。这种危机的本质，是自我与外部世界的感性联结被割断，人无法在活生生的对象化关系中反观与确证自身的本质力量。马克思在《提纲》中重新阐释了人的本质属性，指出“现实的人”并非抽象的精神存在，而是通过劳动改造自然、通过社会实践构建社会关系、通过推动历史变革实现自身解放的现实存在。人的本质力量只有在对现实对象的改造活动中才能获得确证，脱离了感性世界的真实互动，自我便失去了映照自身能力的镜子。因此，当代青年需要主动走出虚拟空间，投身多元化的对象化实践活动，将青年内在的潜能、才华与品格外化、物化为可感知的成果。例如理工科学习者可以依托实验研发改造物质客体，人文专业学习者能够通过田野调查剖析社会结构，青年群体可借助志愿服务建立社会联结。青年在具象实践中成为现实性的社会主体，依托对象改造感知自身能力厘清自我定位，以此摆脱精神虚无，从而获得一种坚实的、不可动摇的自我确证。

5.3. 涵养主体意识，培育青年在改造世界中担当时代使命

青年是时代的晴雨表，亦是社会变革中最活跃的力量之一。然而，置身于高度复杂且结构化的现代社会，青年有时会感到自身的渺小与无力，容易陷入被动状态，产生“躺平”或“佛系”的消极心态，这些心态折射出社会转型期的复杂心理变化，是青年主体意识与责任担当的弱化^[11]。《提纲》中所蕴含的实践观点，正是激发其历史责任感的深厚哲学基础。实践，本质上是人的能动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

它确认了人不是环境的消极产物，而是改变环境的主体。从这一视角出发，青年不应将自身仅仅视为社会结构中的被动角色，而应清醒地认识到，每一个个体都是参与塑造历史进程的能动主体。涵养主体意识要以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为重点，唤醒青年内心深处的创造激情与批判意识，使其明白“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12]。涵养这种意识，意味着鼓励青年以主体姿态投身于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勇于承担起作为新时代青年的责任，将个人奋斗的“小我”融入到国家发展、民族复兴乃至人类进步的“大我”之中，最终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有机统一。

5.4. 锻造批判性思维，指引青年在扬弃中推动社会进步

《提纲》蕴含着深刻的实践批判精神。马克思立足于改变世界的实践维度，揭示了社会实践的本质在于不断批判旧事物、突破旧桎梏，从而在否定与超越中走向新发展。时代的发展，本质上是破旧立新的实践进程。当代青年身处社会转型加速、技术变革迭起、文化多元交融的复杂环境之中，部分青年却呈现出思维固化、盲从权威、固守成规的倾向，缺乏独立的批判意识和突破常规的创新能力。青年不应满足于对现实世界的解释与适应，而应在深刻把握社会矛盾和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勇于直面矛盾。在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当代青年既要有直面问题的勇气，也要有建构未来的担当。批判旧世界不是虚无主义的否定一切，而是在辨析中继承、在扬弃中创新。新时代青年最富有生气和创造力，应当自觉将“批判的武器”转化为“武器的批判”，在实践中以问题为导向、以建设为目标，在破解时代课题的过程中贡献青春智慧，真正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生力军。

6. 结语

马克思在《提纲》中完成了对过往哲学的批判性超越，实现了哲学思维方式的重大转换。他确立了一种以实践为核心范畴的哲学范式，由此赋予哲学全新的理论视野与社会使命。其实践哲学为当代社会发展和理论创新提供宝贵见解，也为青年指明了一条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创造的成长轨迹。新时代青年唯有以实践为尺规，在历史性行动中实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方能不负时代重托，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实现自我的超越性发展。

基金项目

本文系 2025 年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 Postgraduate Research & Practice Innovation Program of Jiangsu Province。“跨文化传播视域下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建设研究”(项目号: KYCX25_1293)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2] [英]伯特兰·罗素, 著. 西方哲学史[M]. 张作成, 译.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7: 2.
- [3] 魏琰琰. “萌芽”的萌芽——《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与马克思早期著作的关系再审视[J]. 湖南社会科学, 2020(3): 21-25.
- [4] 向玉乔. 黑格尔的实践辩证法思想[J].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21(4): 31-38.
- [5] 白刚, 那玉. 两种实践观: 黑格尔与马克思[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24(4): 82-90.
-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7] 鲁品越.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生态基本纲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系统化新解[J]. 河北学刊, 2018, 38(1): 1-7.
-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9] 张清政, 刘利.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实践观点及当代价值研究[J]. 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 2024, 40(8): 186-188.

- [10] 陈永杰. 脱离感性活动的交往主体——论哈贝马斯对马克思主体概念的解读[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56(6): 1-10, 177.
- [11] 覃鑫渊, 代玉启. “内卷”“佛系”到“躺平”——从社会心态变迁看青年奋斗精神培育[J]. 中国青年研究, 2022(2): 5-13.
- [12] 杨宏伟, 蒲文娟.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性思想蕴涵及其当代启示[J]. 思想教育研究, 2022(1): 47-53.